

托爾斯泰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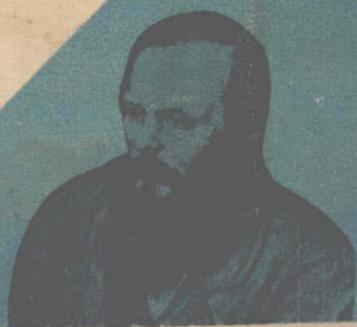
朵思陀也夫斯基

托爾斯泰夫人著
朵思陀也夫斯基
索夫譯

苦鬥的作家生活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結婚生活的自白



托爾斯泰與
朵思陀也夫斯基

著者
托爾斯泰夫人
朵思陀也夫斯基夫人

譯者
索夫

發行者
國際文化服務社

上海虹口乍浦路七十五號
北京西單北大街一一三號

版權
所有

一九五〇年四月初版

譯者序言

本書共分兩部分，是兩個偉大作家的妻關於他們共同生活的紀錄。編註者艾亨瓦利德，據說是蘇俄革命的一個相當活躍的文藝批評家，他在原書之後還附有一篇論評，如今的譯文是把它割捨了，因為時代已經不同，他的許多解說成爲不必要的了。

前一篇「結婚生活的自白」是否是全文，譯者無從得知；但後一篇「苦鬪的作家生活」顯然是一種節本，它與朵思陀也夫斯基夫人的原書的比例不到五分之一，譯者在翻譯中，亦曾參照原書略有取捨。

這兩篇記錄作家生活的作品，在性質上是截然不同的。托爾斯泰夫人的文章是對當時社會的一篇控訴，目的不在紀念一個偉大的作家，而在替自己辯解。朵思陀也夫斯基夫人的文章，實是一篇歌頌，而在頌揚中表示她在一個偉大作家生活裏曾經盡了多

大的效勞。當然像這類文章一般所不可避免的，兩個作者都多少有點自銜。

同時這兩個偉大作家生活本身的性質也是不同的，托爾斯泰夫婦全是貴族，他們的生活是貴族的生活；朶思陀也夫斯基夫婦全是平民，他們的生活是平民的生活。托爾斯泰夫婦的生活演成了家庭的不幸，是因為托爾斯泰夫人追隨不上她的作爲一個偉大作家的丈夫那種貴族精神的發揚，而朶思陀也夫斯基夫婦的生活卻始終是和諧的，朶思陀也夫斯基夫人與其說是一個偉大作家的妻，不如說是一個癩癩病者的半生的看護。

論物質生活前者是幸福的，而論精神生活後者是幸福的。造成這種家庭生活的幸與不幸，自然不是男女一方面的事情，生活的本身成了決定的因素。我們拿這兩篇記錄一加比較就可以明白，是托爾斯泰夫人貴族的身世使她不能無條件地追隨她的丈夫的精神上的改造，另一方面，朶思陀也夫斯基夫人的平民的身世卻可以使她無選擇地屈從於她的丈夫任何精神上的變遷。

僅從這兩個記錄者的文筆來看，也可以一眼望穿，托爾斯泰夫人的性格是倔強的，她有頑固的思想，不肯任意隨着別人改變自己的生活；榮思陀也夫斯基夫人的性格是柔順的，她的個人生活完全供獻給一個偉大的作家。

我所以選譯這兩篇文章，並無意叫讀者研究這兩個女性，它們的價值，在於提供了若干資料，使我們的文學的學徒可以加深理解兩個具有世界意義的偉大作家之生活與思想。

譯者 一九五〇年三月

目錄

譯者序言……………譯者

結婚生活的自白……………托爾斯泰夫人

一 我的家系……………一

二 我十六歲的時候……………六

三 從「戰爭與和平」到「安娜·喀萊尼娜」……………一一

四 記憶中的人們……………二七

五 怎樣與丈夫發生齟齬的呢……………三二

六	我也寫過這樣的東西	三八
七	痛苦的事悲哀的事	四九
八	二三回憶	五三
九	托爾斯泰的病與我的繪畫	五八
一〇	兒女的事和別人的事	六二
一一	托爾斯泰的遺囑與離家	六五
一二	托爾斯泰這樣死了	七四
一三	剩下了的我	七八

苦鬪的作家生活……………朵思陀也夫斯基夫人

一	結識朵思陀也夫斯基以前	一
二	第一次與朵思陀也夫斯基的會面	五

三	第二次的會面以後·····	二五
四	朵思陀也夫斯基兩次的來訪·····	四六
五	一八七二年瑣記·····	五七
六	一八七三年瑣記·····	六一
七	一八八〇年的春天·····	七一



像 人 夫 泰 斯 爾 托

結婚生活的自白

托爾斯泰夫人著

一 我的家系

一八四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我降生在派克洛夫斯基村莊的別墅裏。和托爾斯泰結婚以前，每年夏天都到那裏去過活。冬季，生活在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宮的托洛慈基門附近某大建築中的一個官舍裏。因為我的父親是一個侍醫。同時，我的父親還是元老院與司令部的主任醫生。

我的父親是路德教派的教徒，母親是正教徒。若依照我的姊姊T·A·克紫敏斯卡雅與我的哥哥A·A·貝爾斯的調查，我的父親是德國人的血統。父親的祖父是第一個從德國移居來的。在伊麗沙白·佩特洛烏娜女皇治下，俄國要新編一個聯隊；為訓練新式的隊形，所以需要教官。由於女皇的請求，普魯士國王，派了吉拉西爾斯克聯隊中的四個教官到彼得堡來。其中的一個，名伊凡·貝爾斯，在俄羅斯服務了幾年之後，終於在曹

龍多爾夫戰役時死掉了。他死亡後留下了他的寡妻和一個兒子——名叫葉烏斯塔非。葉烏斯塔非的母親，名叫瑪麗雅，我們只曉得她出身於某男爵的家庭。她死的時候雖然還很年青，但據說替她兒子的後事準備得很周到。

葉烏斯塔非住在莫斯科，不久就和一個貴族的女兒結了婚，她名叫伊麗扎威妲·伊凡諾烏娜·烏利費爾特，她出身的家庭在德國威斯特法利州是很有來歷的。他們兩個生了亞力山多爾與安得萊兩弟兄。這個安得萊就是我的父親。亞力山多爾與安得萊都在莫斯科大學畢業後，當了醫生。

我的祖父——葉烏斯塔非·伊凡諾威遲，在一八一二年遭遇了火燒，喪失了全部財產。家室和書籍都沒有了，甚至連代表家族的圖案印鑑都燒掉了。那個圖案，是蜂從巢裏向着熊飛去的一幅畫。（德語「U」就是熊的意思。）其後，這家的子孫雖然設法恢復家族的圖案印鑑，但終歸無效。結果只被允許圖案上有一個蜂巢而已。

一八一二年的戰爭一結束，政府送給葉烏斯塔非·伊凡諾威遲一筆獎金。然而數

口並不大，他的未亡人伊麗扎威妲·伊凡諾烏娜，也便是我的祖母，爲了兩個孩子的教育，受了非常的苦。貝爾斯兄弟，在大學校的醫科畢業之後，便立即用自己的勞力維持了生活。哥哥亞力山多爾，移居到彼得堡去，弟弟安得萊和他的母親一同住居在莫斯科。

安得萊在三十四歲的時候，和瀏勃希·亞力山大洛烏娜·伊斯拉威娜結了婚。這位新娘當時僅僅十六歲，她的父母是亞力山多爾·米海洛威遲與蘇菲雅·佩特洛烏娜·柯紫洛夫斯卡雅公爵夫人。蘇菲雅·佩特洛烏娜，是扎瓦多斯卡雅伯爵夫人的女兒。

以下記述我的母親的家系。我母親的先祖佩奧托爾·瓦希列威遲·扎瓦多夫斯基伯爵，很受女皇葉卡泰林娜二世的寵愛，成了一個很活躍的人物。他在亞力山大一世的朝廷中，坐到教育部長。他可以說是俄羅斯第一任的教育部長。他和伯爵夫人威拉·尼柯拉葉烏娜·阿普拉克西娜結了婚。威拉·尼柯拉葉烏娜，曾經是一個女官，一般公認的美人，受過聖葉卡泰林娜的勳章。他們兩個人，生了幾個女兒和兩個兒子，兩個兒子在幼年的時候便死掉了。長女蘇菲雅·佩特洛烏娜·扎瓦多夫斯卡雅，在十六歲的時

候，爲了一時的負氣，就任性地和柯紫洛夫斯基公爵結了婚。他們生了一個兒子，可是他們的結婚生活是非常不幸的。不久之後，她離開了公爵的家庭，跑到亞力山多爾·米海洛威遲·伊斯列涅夫的身邊，共同過着生活。他們生了三個兒子和三個女兒，而她因爲產後熱致死。他們最小的女兒瀏勃希·亞力山大洛烏娜就是我的母親。

蘇菲雅·佩特洛烏娜，也便是我母親的祖母，在我祖父的領地克拉斯奴義村（註二）過着隱居的生活。現在也還埋在當地教會的附近。根據許多人告訴我的話，祖母曾經對牧師懇求要和我的祖父結婚。據說她說過這樣的話：「倘使在人世間不可能，縱在神界，也要變成亞力山多爾·米海洛威遲的妻。」

亞力山多爾·米海洛威遲·伊斯列涅夫，也便是我母親的祖父，他是一個古家世系的貴族。在一八一二年，參加過勃羅狄諾的戰爭，曾被任命爲普萊奧勃拉琴斯基近衛聯隊的士官。其後，又當過柴爾奴義協夫伯爵的副官。（註三）他和蘇菲雅·佩特洛烏娜之間所生的兒女，都未予以伊斯列涅夫的姓氏；因爲他們的結婚未經法律的認可。他們的

子孫，至今還是以伊斯拉文爲姓氏的。在他們之間，出過許多地位很高的官吏。

註一——克拉斯奴義村在托拉縣內，離托爾斯泰住居的雅斯那雅·波黎雅那約有廿五俄里。

註二——亞力山多爾·米海洛威連·伊斯列涅夫，在托爾斯泰所著「幼年少年」之中，就是一「父親」的原本。

二 我十六歲的時候

我們的家庭是一個大家族。我是第二個女兒。我的父親是一個侍醫，另外還作醫生，工作非常忙，時常苦於過勞。父親努力要使我受到最好的教育以及在生活上一切的幸福；母親，在這一點上也是同樣的。然而財產既不太大，小孩子們又多，所以就非教給我們各自謀生的準備不可。我們除去自己的功課以外，要指導弟妹們讀書，縫紉刺繡，幫忙家事，到了後來，還要準備考試，以期得到家庭教師的資格。

最初我們教的學生，都是德國人的小孩子。（起初我們是跟母親學法語，其次是跟家庭教師學，最後跟大學校的法語講師學。）我們教給孩子們的課程，是科學與俄語。其中有一個，自動地要來教我極端的唯物主義。他拿來畢希涅爾與佛蘭克巴哈的書籍勸我讀。而且宣傳所謂上帝根本是不存在的，而所謂宗教只是一種腐朽的偏見。最初，關於